



□李学朴

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高科技烟花令人目不暇接,其中绚烂的迎客松烟花在鸟巢上方绽放,松针十分逼真。

烟火,今又称礼花、烟花,是在纸筒等容器中装以火药和某些金属盐,点燃后焰火喷射,呈各种颜色。其实,烟火在宋代就已经成为民间娱乐一种常见形式。北宋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中曾多次提到“烟火大起”“就地放烟火”等,夹在“百戏”中以增加气氛。

中国是最早发明火药的国家,也是爆竹和烟火的故乡。隋炀帝有诗曰:“灯树千光照,花焰七枝开。”指的就是烟火,烟火在喷射的时候,像树枝般伸展出去。自从唐代诗人孟浩然形象地称之为“火树”以后,“火树”一词也成了烟花火的代名词。

烟火一般认为是在爆竹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节日喜庆用品。最早的烟火出现于何时,目前尚无统一的说法。但真正意义上的烟火应当出现于火药发明之后,则是毫无疑问的。就烟花的渊源来说,汉代的百戏表演中已有“吞刀吐火”的节目,南北朝萧绮在录《拾遗记》时也引述《淮南子》说:“含雷吐火之术,出于万毕之家”(今本《淮南子》中此文已佚)。“含雷”描述的是爆竹的声音,“吐火”则描述了喷射的效果。这说明在汉代已经有了“吐火”的幻术,而这种“吐火”的幻术表演就是烟火的雏形。

宋代烟火生产技术和花色品类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,如起轮、走线、流星、地老鼠等。据记载,北宋京都汴京(今开封)的李外宁以及南宋临安的陈太保、夏岛子等都是烟火设计和表演名师。烟火在当时已成为民间的娱乐商品,市场上有烟火作坊专门销售。

南宋吴自牧《梦梁录·十二月》中说:“街市扑卖锡打春幡胜……又有市爆仗,成架烟火之类。”宫廷中燃放烟火的规模非常大,据周密《武林旧事·元夕》记载,上元节夜在官中一次就要施放烟火百余架,南宋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中记述了民间和宫廷“放五色烟火”的情形。据说,宋理宗时,理宗和太后可在庭中观看施放烟火,忽一“地老鼠”直闯入太后座下,哧哧的声响及耀眼的火花将太后吓得惊慌失措。

北宋京都汴京的烟火之胜,也是很著名的。史籍中还谈及这时出现了“药发傀儡”或“药法傀儡”,其具体情况已不可考了,有人说它就是烟火中显现戏曲形象的那一种。到了南宋,虽属偏安,但周密在《武林旧事》中记载淳熙十二年(1185年)孝宗观看烟火的情景说:“官漏既深,始宣放烟火百余架,于是乐声四起,烛影纵横,而驾始还矣。”可见其景况之盛。而在达官巨贾中,集百巧为一架,通宵放烟火以为乐的,也大有人在。

明代的烟火业发展极为迅速。元末明初陶宗仪《墨娥小录》一书中对于烟火的科学配方已有记述。该书卷六“烟火”中便列举了“金盏银台”“白牡丹”“松竹梅”“水瓶花”“紫葡萄”等二十二种烟火的配方。明代烟火的种类十分丰富,据沈榜《宛署杂记》记载:“有声者曰响炮;高起者曰起火,起火中带炮连声者曰三级浪;不响不起旋绕于地上者曰地老鼠……”《帝京岁时纪胜》中除去上述名目外,还介绍了“竹节花”“金盆捞月”“大梨花”“泥筒花”等烟火品种。《帝京景物略》《陶庵梦忆》等书中还谈到“葡萄架”“珍珠帘”“长明灯”“黄蜂出巢”“百兽吐火”等品种。

明代不仅烟火的种类繁多,其施放方法也丰富多彩。为了增加热闹的气氛,往往不再一个个地零星燃放,而进行扎架组合,将各种各样的花炮分组绑在木架上,再用火药线顺序连接起来,一点点燃,则连续放很长时间。其间出现各种颜色的灯火、流星等,且不时出现花鸟和亭台楼阁等景象,甚为壮观。正如《宛署杂记》中所说的那样,“勋戚富有之家,于元夕集百巧为一架,次第传热,通宵为乐。”

明初的瞿佑(字宗吉)有过这样的诗句:

“天花无数月中开,五色祥云绕绛台。”这指的也是架子烟火,所谓架子烟火,就是在一二丈高的云梯、木桩或竹竿上,扎着檐官月殿般的彩阁(或是在城楼上),并在其中置放种种烟火爆竹。一经点燃,便噼啪声起,不时有流星飘飞,明弹进射,进而万花破门而出,如龙飞跃,似凤惊掠,最后电掣雷轰,天花烂漫。瞿佑诗中形容的,也许就是这样的景象。

明末马士英还特制了一架装有机件的烟火呈送给皇帝。据说点放之际,殿柱间竟有飞龙盘桓,一时传为神奇。《如梦录》记述汴梁元宵节放烟火的情况时说:“烟火架上,安设极巧故事,纵放走线兔子,有火盔、火伞、火马、火盆、炮打襄阳、五龙取水、牌坊等名,花炮声震耳。两学官前,俱有高照花灯、花炮、起火、水兔子入水穿波,随风赶人,有赛月明、高处响炮、九条龙取水、九转高升,各样奇巧。”所谓走线兔子是将一兔形烟火器悬挂在一条长线上,燃烧后在尾部喷火而沿线迅速奔走,当走线悬在水面上时,兔子可以潜入水中,再蹿出水面奔向线的另一端,又称为“水兔子入水穿波”。所谓“火马”等则是在漆塑兽形内装以烟火药剂,“移时,百口兽出火,纵横践踏。”烟火还与舞狮、龙灯等娱乐形式相结合,更为引人入胜。

《陶庵梦忆》记“鲁藩烟火”时说:“及放烟火,灯中景物又收为烟火中景物。天下之看灯者看灯灯外,看烟火烟火外,未有身入灯中、光中、影中、烟中、火中,闪烁变幻,不知其为王宫内之烟火,亦不知其为烟火内之王宫也。”其精彩程度由此可见一斑。

被称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的《金瓶梅》第四十二回“逞豪门门前放烟火,赏元宵楼上醉花灯”中就描绘了元宵节燃放烟火的情节。明末文学家张岱在其《陶庵梦忆·卷二》“鲁藩烟火”中则描绘了山东兖州燃放烟火的盛况,清代富察敦崇的《燕京岁时记》中则记载了北京元宵节赏灯放烟火的场面及烟火的种类,等等。这些资料中记载描述的烟火种类及燃放场面,均可谓奇妙绝伦,巧夺天工。

《聊斋志异》卷八《放蝶》篇中也涉及了放烟花爆竹的情节:“青城于重寅,性放诞。为司理时,元夕以火花爆竹缚驴上,首尾并满,牵登太守之门,击柝而请,自白:‘某献火恶,幸出一览。’时太守有爱子患痘,心绪方恶,辞之。于固请之。太守不得已,使阉人启钥。门甫辟,开火发机,推驴入。爆震驴惊,踉跄狂奔;又飞火射人,人莫敢近。驴穿堂入室,破瓿毁甌,火触成尘,窗纱都烬。家人大呼。痘儿惊陷,终夜而死。太守痛恨,将揭劾。于浼诸司道,登堂负荆,乃免。”

清代的烟火品种更加丰富,烟火制造业进一步发展。清人李绿园在《歧路灯》第一百零四回中列举了数十种烟火,诸如“日月合璧”“二仙传道”“五星联珠”“敬德洗马”“张仙打狗”“和尚变驴”“李三娘推磨”等等。《燕京岁时记》中也有关于烟火的记载:“每至灯节,内廷筵宴,放烟火,市肆张灯……花炮棚子制造各色烟火,竞巧争奇,有盒子、花盆、烟火杆子、线穿牡丹、水浇莲、金盏落月、葡萄架、二踢脚、飞天十响、五鬼闹判儿、八角子、炮打襄阳城、匣炮、天地灯等名目。”清代烟火的施放方法除扎架组合外,还有“合器施放法”,也就是说将两架甚至数十、数百架烟火“巧合成一副者”燃放。

赵翼在《詹曝杂记》中记述乾隆十五年(1705年)观看这种烟火的情形时说:“药线徐引燃,成果画栏杆五色。烟火数十架,每架将完,中复烧出宝塔楼阁之类,并有笼鸽及喜鹊数十在合中乘火飞出者。烟火大发,其声如雷霆,火光烛半空,但见千万红鱼奋迅跳跃于云海内,极天下之奇观矣。”清代还出现了记述烟花制作技术的专著——《火戏略》,详细介绍烟火的燃放原理、原料配制、制作技艺、操作程序等事项。作者赵学敏曾细致考察了烟火戏作坊,该书可以说是对当时烟火生产经验的总结,直到今天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。

【文化观】

宋风都在词风中

□孙葆元

宋朝过去了一千多年,宋朝是个什么样的朝代?窥探宋朝有一个窗口,那就是读它留下的词。

词在唐末萌芽,到五代已经孕育得枝繁叶茂,当北宋扛起词的文化旗帜,有两股风向鼓动着这面文化的大旗,一股来自南唐词派,一股来自西蜀。先请看钱惟演这首《木兰花》词:“城上风光莺语乱,城下烟波春拍岸,绿杨芳草几时休?泪眼愁肠已先断。情怀渐变成衰晚,鸾鉴朱颜惊暗换,昔年多病厌芳樽,今日芳樽惟恐浅”。

这是典型的西昆体,词中充满脂粉气,钱惟演是吴越人,与隐居钱塘的林逋开创了清丽绵柔的词风。此风一吹,身后立刻跟上一大批追随者,最著名的是晏殊。他以一首《浣溪沙》登峰造极:“一曲新词酒一杯,去年天气旧亭台,夕阳西下几时回?无可奈何花落去,似曾相识燕归来,小园香径独徘徊。”文化史家给了他一个精准的定位:花间词派。宋词就是从这种柔风花香中走上它的舞台。

首先冲破花间香阵的是范仲淹,他也曾在花间徘徊:“黯香魂,追旅思,夜夜除非,好梦留人睡。明月楼高休独倚,酒入愁肠,化作相思泪”。但是,当他踏上西北边陲,面对胡笳塞风,扛起捍卫国家的责任,就唱出《渔家傲》:“塞下秋来风景异,衡阳雁去无留意。四面边声连角起,千嶂里,长烟落日孤城闭。浊酒一杯家万里,燕然未勒归无计。羌管悠悠霜满地,人不寐,将军白发征夫泪。”完全是苍凉悲壮的词风。

生活改变着词人,词人又把他对生活的感受写入词中,词风就在生活的磨砺中刚硬起来。范仲淹这首《渔家傲》开创了豪放派词风的先河,影响了后面的苏轼,他们的目光不再流连花前月下,而转移到对国家命运,跌宕人生的思考,词风就发生巨大的转变。

苏轼是宋词中里程碑式的人物,他把目光投向更广袤的世界,在题材上向积极的人生态度、勇敢的人生担当转变,即使身处低谷,仍然寄情河山,纵论青史,发出生命里的强音,于是词风在他笔下浩荡雄浑,突破了宴殊的“小院”情怀,有了一泻千里的气势。豪放派词人的出现,让宋人的词风有了“骨气”,所以王灼在《碧鸡漫志》里评价苏轼,“指出向上一路”。晁无咎不吝赞美之词,说他“横放杰出”。苏轼领唱一个时代,跟上的就有了辛弃疾、陆游、陈亮、刘克庄、张元干、张孝祥等一大批词人,尤其北宋沦亡、南宋羸弱之时,他们用一个个时代的呐喊为历史留下罡风。

柳永是婉约词风的代表人物,他的词多表现市井勾栏、底层情怀。他的词风与花间词不同,花间词是有闲阶层抒发的闲适优雅风气,他虽然也在花下徘徊着,唱出的却是离别的泪水,漂泊的叹息,是底层的挣扎。“凡有井水饮处,即能歌柳词。”说明他的词深入人心,他应该是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手,表现的也应该是那个时期的市井风气。

同是婉约派词人,李清照是一位写“愁”的高手,千年以来,无数的后人模仿她,其实都没有读懂她。她的愁,有父亲李恪非被列为元祐党人时的闺愁,有与丈夫赵明城分别时的离愁,有被迫南迁,舍弃无数家藏时的家愁,更有漂泊无定的国愁。她的经历决定了“愁”的由头,她没有柳永式的离别,却有着官宦阶层另一番对国家的忧感,她的“愁”就在点点滴滴的生活中真实地表现出来。

宋高宗绍兴四年,当李清照历尽漂泊,避居金华,有人告诉她,这里的双溪风景很好,应该去看看。她没有观山问水的心思,写下《武陵春》:“风住尘香花已尽,日晚倦梳头。物是人非事事休,欲语泪先流。闻说双溪春尚好,也拟泛轻舟。只恐双溪舴艋舟,载不动许多愁。”山河破碎,哪有心思观赏双溪春水!正是这个“愁”,表现了她内心的刚强。

俞正燮在《癸巳类稿》中评论这首词说,“流寓有故乡之思”,他看透了李清照的心思,故乡的水难道不比双溪的水更好吗,可是回不去了!何其哀婉,读之让人何其神伤。再看她的《题八咏楼》,也是在金华,她咏道,“千古风流八咏楼,江山留与后人愁。水通南国三千里,气压江城十四州!”还是写“愁”,这个“愁”仍然是国愁。婉约的词人骨子里有着刚强,婉约不是花间词的绮靡涂地,而是温婉中的硬度。李清照也不是婉约之人,国破家亡的人生让她挺立在悲风中,一张口就是收复故国。面对南宋朝廷的沉闷,她发出“但愿将相过淮水”的呐喊,淮水北边就是金人的占领区。

同样,豪放派中也不失婉约成分,豪放派苏轼也有婉约词,比如《蝶恋花》,以一个少女荡秋千形象咏春,寓意着时令的春和人生的春,春里的忘情,春里的神采飞扬,突然那欢愉的笑声停了,变成了模糊的悄语,墙外偷听的人无比失落。

清人王世祜评这首词说,“恐屯田缘情绮靡,未必能过。”可见他也是写婉约词的高手。苏轼的另一首《江城子》叙说梦里与亡妻王弗的相见,让千古垂泪,“十年生死两茫茫。不思量,自难忘。千里孤坟,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,尘满面,鬓如霜。夜来幽梦忽还乡,小轩窗,正梳妆。相顾无言,惟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断肠处,明月夜,短松冈。”他在问,我们离别十年了,纵使相见,你还认得我吗?我昨夜驾梦返乡了,看到你在窗下梳妆,还像往常一样。他的梦就定格在那个故乡的窗下。

宋风豪迈,宋风情深,宋风即有官廷的红颜脂粉香气,也有市井“拼却醉颜红”的歌吟,从宋词中我们能听到一个时代的叙说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李皓冰 美编:陈明丽